



[苏联] 勒·芦柯夫 著
吴承惠 改编

不能忘记这件事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主要人物介紹

卡尔馬什——作家。

安娜——卡尔馬什的妻子，紅旗报社的文化科科长。

卡尔馬什的母親。

菲德欽告——紅旗报的总編輯。

柯尔松——國立大学校長。

馬良——地方檢察官。

卡良——柯尔松的女兒，大学生。

丹欽柯——卡良的男朋友，大学生。

格拉莎——卡尔馬什家的女傭。

洛吉昂——格拉莎的男朋友，柯尔松的司机。

謝遼沙——國家保衛工作人員。

省委書記。

班迭什——十三号間諜，卡母的女友。

沃里斯基——旧書店老板，間諜。

雅尔丘克——大学講師，間諜。

波依柯——紅旗报記者，間諜。

目 次

主要人物介紹

一	向列寧廣場走去.....	1
二	一篇惡毒的批評稿.....	5
三	在家庭宴會上.....	7
四	保衛世界和平大會.....	10
五	媽媽的期望.....	16
六	意外的爭吵.....	18
七	一個受騙的大學生.....	22
八	汽車肇禍的可疑.....	25
九	一對鍾情的恋人.....	28
一〇	“你被逮捕啦!”.....	30
一一	剝掉他學者的偽裝.....	35
一二	和睦的家庭被拆散了.....	40
一三	又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44
一四	一網打尽.....	48

一 向列寧廣場走去

年年这一天，是苏联人民用尽情的狂欢來慶祝他們击退德國法西斯强盜，取得偉大勝利的日子。在西部烏克蘭的某一城市，这一天自然也不例外。尤其到了晚上，几乎全市的男女老少，都涌上了街头。他們手挽着手，一齐向市中心——列寧廣場走去。歌声在人羣中間此起彼伏地爆發開來：

“我們这里的門，
給一切朋友开着，
雀鳥在我們头上清脆地鳴叫。
我們加意保护，
那鮮艷的花草，
叫孩子們能够尽情欢笑，
不能再叫战争的烈火，
在祖國的土地上燃燒。
朋友們，我們帶着喜悅和希望向前進，
我們信賴和平……
我們为和平而斗争，
我們大家要肩并着肩，

永远向前，永远前进！”

唱着，唱着，列寧廣場在望了。人們的心情兴奋得愈加不可抑制。年青小伙子和姑娘們，早就互相將對方的手一拉，用輕快的舞步代替了走路。他們这种行动鼓舞了好些成年人和老年人，也学着他們的样子，一对一对地跳進了廣場。

“嗤”的一声，一串火花射到了蔚藍的天空。接着，又是“嗤”的一声，又是一串火花射到了蔚藍的天空。火花射上去的时候是一条直綫，落下來的时候像断了綫的珍珠，向四处拋撒。它的耀眼光彩照亮了巍峨的列寧銅像。

歌声，欢笑声，手風琴声……交織在一起，整个的列寧廣場像發了嘯的海洋。

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里感到幸福、感到驕傲。

但是，也有这样兩個人，他們別具心腸。現在，他們正呆在廣場那邊的一家旧書鋪里，隔着大玻璃窗向外凝視。廣場上人們的笑容越是明朗，他們心中的憂憤也越是增長。

“媽的！乐了一天还不够！”兩個之中的一个恨恨地說。他是个中年的瘦長条子，穿一套不合身的半旧西装。西装的顏色跟他的臉色是同样的灰中帶青。他斜倚在櫃台外面，左手拿着一个汽球。

“嗯，这些人可怕，就在于他們永远沒有‘够了’的时候。”另一个人接着說。他的須髮已經白多黑少了，但精神仍然很充沛，兩個眼睛有些凹陷，顯得很陰沉。他站在櫃台里面，櫃台上东一堆，西一堆的放滿了旧書。

忽然，玻璃窗外出現了三個人。在前面走着的是一个三十多歲的男子，身材魁梧，濃眉大眼；後面跟着兩個婦女，一老一少。年少的扶着老的，談笑甚歡。

“波依柯，瞧！就是他。”舊書鋪里的老头兒仿佛發現了什么珍寶似的，急忙喊面色灰青的那個中年人看。

“誰呀？”波依柯莫明其妙。

“你快看，你快看哪！”老头兒沒法，只好用手指了一指，趕緊又縮回來。

波依柯的視線這才找到了目標。這時，玻璃窗外的那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正在和他所認識的一個人握手寒暄，還給同行的兩個婦女作介紹。看起來，年老的可能是他的母親，年少的可能是他的妻子。一會兒，他們便走了過去。波依柯看不見了，這才回身問老头兒：

“這個卡爾馬什是個什麼角色？為什麼值得我們這樣注意？”顯然，波依柯說的“卡爾馬什”，就是老头兒催促他看的那個人。

老头兒輕蔑地看了波依柯一眼，說：“叫我怎麼跟你說呢！朋友，你的文化程度實在太差了，對於書本一點不留心。”說着，他取出眼鏡戴上，從身後的書架上取出了五、六本書，翻開來，每本書的第一頁都印着一張照片，有穿軍裝的，有穿西裝的。每張照片都是卡爾馬什。

“明白了吧？”老头兒問波依柯。

波依柯搖搖頭，表示他還是不明白。

老头兒無可奈何地嘆口氣，開始解釋給波依柯聽：這個

卡尔馬什，是个有名的作家，共產黨員，社会主义制度的忠实維護者。他寫了這許多書，如“人民的命运”，是描寫波蘭解放前，工人階級的悲慘遭遇的。“我們的幸福”，是歌頌西部烏克蘭与苏联合併的……总之，每本書的出版、發行，在讀者中流傳，都会使得某些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國家首腦們感到不愉快。最近，卡尔馬什又將他从前到西班牙、法國、德國、美國等地搜集的許多材料，寫成一本書，名叫“奴僕們”，內容是一些國際間叛徒的傳記。問題在于：書中提到了上述几个國家的政治家們所不愿回想的事。而且，据可靠的情報，卡尔馬什搜集的材料并未用完，他的腦子里，又在計劃寫第二本了。

因此，目前擺在波依柯和老头兒沃里斯基面前的“任务”是：如何使卡尔馬什不能繼續再拿起他的筆；如何使那本“奴僕們”不能出版。

“这容易，最干脆的办法是……”波依柯一面說，一面將手中的气球使勁一捏，發出“拍”的一聲。

“用手槍嗎？三歲小孩也会干哪，我們不用这个办法。”沃里斯基懂得波依柯的意思，但并不同意。

波依柯呆住了。

“我們的打算是，破坏他的情緒，讓他跟身边的人發生爭執，跟所有的朋友鬧意見。使他意志消沉，使他再也沒有寫作的慾望。”沃里斯基說。

波依柯睜大了双眼，望着沃里斯基，心中竭力在体会這段話的意义。

沃里斯基接下去說：“卡尔馬什的作品出版了，那他們就

打了一个勝仗。如果阻撓他不能出版，那我們就打了一个勝仗。我們要尽量做到这点。这是上边的命令。”

“上边？上边是誰啊？”波依柯迷茫地問。

沃里斯基取下眼鏡，面孔一板，回答：“十三号諜报員。別的事情你沒有知道的必要。”

二 一篇惡毒的批評稿

卡尔馬什的妻子安娜，在当地的一家报館——紅旗报做事。具体的职务是文化科長。这一天，她看大样，忽然發現版面上排出了一篇批評卡尔馬什所寫的那本小說“奴僕們”的稿子。她感到很奇怪，一來，这篇稿子沒有經她審閱过，怎么会發下去的呢？二來，“奴僕們”这本小說还没有出版，批評者根据什么材料來下筆的呢？这两个問題，值得研究。再看看这篇稿子的內容，实在荒謬得很，它不是善意的批評，而是惡毒的侮蔑。这种文章对于作者來說，是沒有任何好处的，而且会產生不良的后果，作者的情緒可能会受到影响，趋于低沉的。安娜一轉念，便把这篇稿子抽掉了。她抽掉它，并非由于被批評者卡尔馬什是她的丈夫，她的立場是很客觀的。

可是过了一个多鐘点，总編輯菲德欽告到印刷厂的机器房里來找安娜了，他責問安娜，憑什么理由要抽掉那篇批評“奴僕們”的稿子。因为机器的声音太响了，他說話的时候，不能不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好几倍，所以漲得臉紅脖子粗的。

安娜理直气壯地回答他，理由很簡單，她不同意这篇稿子

的說法。她是文化科長，有權利抽掉它。

菲德欽告問：“是不是因為批評的對象是你的丈夫？”

安娜說：“這是你的想法。我沒有。”

菲德欽告笑笑，自以為是地說：“你沒有？不見得吧。請到我辦公室來。”

安娜毫不遲疑，將改好的校樣交給了排字工人，就跟着菲德欽告走。

在總編輯室里，菲德欽告企圖說服安娜，要她承認錯誤。但是，安娜說，錯誤的不是她，而是這篇稿子，和要刊出這篇稿子的人。菲德欽告沒法，竟然說，平常卡爾馬什批評報紙批評得那樣尖銳，說報紙的戰鬥性怎么怎么不强，安娜一句話也不講。現在，報紙反過來批評卡爾馬什了，安娜就急了。

安娜絕對想不到這位年近六十的老黨員，飽經憂患的老上司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很想結結實實地反駁他几句，但又怕給他以過份的難堪，沉默了一會，便說：“我是急的，我急的是這樣的文章登出來，會使得誰在背後得意。”

“奇怪！你想得太奇怪。”菲德欽告走到安娜面前，說：“对不起，你這種滿腦子的家庭觀念，是不適合做報紙的編輯工作的。”

安娜這一下可忍不住了，震地站起身來，嚴肅地問菲德欽告：“是這樣嗎？”

“是的。”

“好。不過這也攔不住我！”

安娜說完，大踏步向室外走去。菲德欽告望着她的背影，

嘆口气。接着拿起电话，关照排字房，將安娜抽掉的稿子，重新拼在版子里面。

三 在家庭宴会上

安娜回到家里，覺得身心都很疲倦。她从客廳外的走廊經過，听見里面有不少人在說話，并夾雜着笑声。她这才想起，今天卡尔馬什請客吃飯。照理應該進去招呼一下，但她懶得这样做，就一直上了樓。

卡尔馬什在樓梯口來回地漫步，顯然是在等她。見她上了樓，便問：“为什么这样晚才回來？”安娜笑笑，徑自進了房。卡尔馬什在后面跟着說：“客人都到齐了，主人却不在，这事情太滑稽了。”他一面說，一面帮安娜脫掉大衣。

安娜还是笑，摘掉头巾，突然說：“沙沙（卡尔馬什的爱称），我們改天再請客吧。”

“什么？”卡尔馬什以为自己听錯了。

“改天再請客吧。跟客人們解釋一下，道个歉。”安娜說。

“究竟是为了什么？”卡尔馬什驚奇地問道。

安娜將報館里剛才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并說：“我所以要抽掉这篇稿子，并不因为你是我的丈夫，不，沙沙，你應該相信我，这完全是从原則出發。”

“這篇文章是誰寫的？”卡尔馬什問。

“道布尼。”安娜說。

“道布尼？这个名字倒沒有听說過。”卡尔馬什說話時，將

烟斗从嘴里取下，敲去烟灰。

房內有一陣子的沉寂。

“这篇文章一定不能讓它登出來，”安娜激动地說，“我现在就上省委去見省委。”說着，她走到電話机旁，預备先打電話到省委去联系。但是，卡尔馬什攔阻了她，說：“不，安娜，我們是夫妻，这件事还是讓別人來弄清楚吧。”卡尔馬什又从安娜的手中接过電話听筒，擱上，然后摟住安娜的肩膀，柔聲地說：“別讓客人等得太久了，走吧！”

客廳中响起了悠揚的鋼琴聲。彈琴的人是位漂亮而又年輕的女大学生卡良。她的父親——國立大学校長柯尔松坐在离鋼琴不远的一張沙發里，得意地望着女兒。卡良的身后站着一位四十多歲，禿頭，戴玳瑁眼鏡的胖子，他叫雅尔丘克，是國立大学的講師，是卡良的老师。客廳的那一头，在一張長沙發上，坐着兩位老太太。一位就是卡尔馬什的母親，一位叫班迭什，是卡母的老朋友，一直住在这里，和卡母作伴。兩位老太太的年紀都差不多，脾气却不一样。卡母很安詳，很自然。班迭什却很容易激动，常常为了一件小事就掉眼泪。就拿現在來說，卡良的琴声居然又打动了这位老太太的心弦，因此她又在用手絹擦眼睛了。

卡尔馬什夫妇進來，正好一曲終了。雅尔丘克第一个鼓起掌來，还抓住卡良的手，用力的搖撼，說：“讓我用老师的名义祝賀你——天才的鋼琴家。”剛說完，回头看見卡尔馬什夫妇，又大声地嚷道：“好啊，卡尔馬什、安娜，我不能不用客人的名义向你們抗議了，誰叫你們把我們冷淡了这半天？”卡尔

馬什說：“是嗎？那太對不起了！”安娜和柯爾松、卡良等一一握手，又去問婆婆的好。

女傭格拉莎來報：“飯好了。”於是大家相繼入座。雅爾丘克在冷盆里叉了一塊雞脯，只咬了一口，便連聲贊好。雞脯吃完，他端起酒杯，建議大家為卡爾馬什即將出版的新作“奴僕們”干杯，說着，將酒杯一直伸到卡爾馬什和安娜的面前，要他們快喝。卡爾馬什的眉頭微微一皺，勉強地喝光了，安娜只用嘴唇在酒杯里沾了一沾便放下。雅爾丘克不管，一個勁兒地催着她干掉。還是卡良有所感覺，對雅爾丘克說：“算了，安娜不會喝酒的。”雅爾丘克這才罷休。

上到第三道菜，忽然班迭什抖抖索索地站起來，說要講几句话。雅爾丘克一听，連忙替她將酒斟滿。班迭什說聲謝謝，喝了一口，側轉身子望望卡母。卡母微笑着點點頭，道：“說吧……”班迭什用手擦住心口，說有點緊張。卡母說，都是自己人，緊張什麼。於是班迭什開口了：

“那好吧。各位，我跟耶芙道嘉·謝爾捷芙娜（即卡母的名字），還有她的兒子沙沙認識，不是一年啦。我跟他們一家，就像親人一樣。今天我看見他們現在的幸福，就不由得想起……”說到這裡，班迭什的眼睛里泪光閃爍，立刻，眼淚便流出來了。略頓一頓，繼續說：“想起謝爾捷芙娜年輕守寡，孤身一人，抱着这个小沙沙，挨餓、受凍，得不到別人一點幫助。她每天除了洗衣服、做針綫，給孩子縫破爛衣裳，弄吃的，弄燒的，還要到學校里上課去。大家都知道，當年做教員有多辛苦吧！可是，謝爾捷芙娜挑了這樣一付別人不能挑的重担子，從來不

叫苦，不落泪。慢慢地，孩子長起來啦，上學校受教育，总算熬出了头，沙沙成了一个大人物，这叫做母親的怎不感到欢喜。就像我，……”她好像悲痛得不能自制，哭哭啼啼地离席而去。卡母跟在她后面，連連地問：“怎么啦？怎么啦？”女佣格拉莎過來扶着她，劝她不要难过。

留在席上的，除了雅尔丘克，都觉得这样的伤心有点离奇。雅尔丘克說，只有他是理解的。因为班迭什也有一个兒子，可惜很早就死掉了，如果活着，也和卡尔馬什一样大，而且，很可能和卡尔馬什有同样的成就。

四 保衛世界和平大会

那篇攻击“奴僕們”的文章终于在紅旗报上登出來了。卡尔馬什看了一遍，也沒有說什么，就同安娜去出席今天举行的保衛世界和平大会。臨行的时候，安娜將报纸折好帶走，免得留在家里，被卡尔馬什的母親看見，引起老人心中的不安。

可是，他們出門还不久，雅尔丘克手中就拿着这张报纸，一路嚷了進來。卡母不曉得發生了什么事，只見雅尔丘克怒不可遏的样子，大呼：“不能忍受了！我实在不能忍受了！”这时，班迭什也聞声从厨房里走出，雅尔丘克的声音也更大了，他要卡母听他讀一段报纸上的文章：

“……把國際間叛徒們的歷史告訴苏联的讀者，这是对的。但是，卡尔馬什把这个工作庸俗化了。滿紙的低級趣味，滑稽的、偵探性的情節，便是構成这本小說的主要內容……”



作家卡尔馬什的母親在閱讀報紙上刊登的抨击兒子的文章，問
譚雅尔丘克在一旁假抱不平，其实那篇文章就是他寫的。

他怕卡母听不清，索性把報紙遞給她看，并說：“你看，后面这个結論下得多么荒唐！‘這本書对和平事業沒有貢獻，不足以揭露敌人的陰謀。我們不能原諒作者用这样輕浮的筆調來描寫那些要偷偷對我們下手的人。’这是什么話！真是豈有此理！”

卡母还没有來得及作出表示，班迭什已先激动起來，說这不是存心跟卡尔馬什找麻煩么？卡母劝她冷靜点。做母親的知道，兒子是不会受什么影响的。雅尔丘克認為卡母这种态度太溫和，而他，作为卡尔馬什的一个朋友，却不能不站出來說几句话，所以他此刻就要去找紅旗報的总編輯菲德欽告算賬，問問这里面究竟搞的什么鬼。卡母全神貫注地在讀報紙，对于

雅尔丘克的行动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留心雅尔丘克和班迭什告別时的握手，是那么用力，是那么意味深長。

那一篇文章，卡母从头至尾讀完了，閉上眼睛，若有所思。班迭什倒了一杯茶給她，說：“我真替沙沙担心，为什么要寫这样的書。別人寫的，都是先進的党委書記啦，落后的厂長啦……多平安！你还是劝劝他吧！別再这样傻了。也許今天有人寫稿子在报上罵他，明天还要發生更倒霉的事情哩！……”

卡母听得笑起来，班迭什忙問她笑什么？卡母說：“要是沙沙听見了这些話，你猜他怎么回答你？……”班迭什想不到自己的一番好意会不被对方接受，只好說：“我也是一片好心，怕人家对他有什么不利啊！”

在保衛世界和平大会的会場上，卡尔馬什正在演講。他痛斥那些出賣良心的反革命分子，說这些人是和平道路上的絆脚石。他希望一切从事文学藝術工作的人和反革命分子進行無情的斗争，因为反革命分子是害怕文学藝術这个武器的。他并且举了一个例子：有位雇農出身的大学畢業生，曾經寫了几首詩追憶他童年时代所受的困苦，描寫他現在得到的幸福。詩里面，充滿了对祖國的爱和对敌人的恨。誰知道，詩一發表后，在他的家鄉，就有兩個人拿着武器悄悄地找到他的父母，硬逼着二老給孩子寫信。信上說：孩子，你寫什么都可以，寫春天，寫月亮，但不要寫对敌人的斗争。这位大学生接到信一看，明白了。敌人拿武器來威脅他的父母，就說明他的詩發生了多大的力量。于是他又寫了几首，回答他的父母。从此以后，他正式成了詩人，成了战士。

“我現在念一首給你們听听。”卡尔馬什向着台下說。

我愛你們，我深深愛你們，
因為我知道在你們心里，有正義，
知道你們為了真理，
能夠忍受一切痛苦，
至死也不會屈服。

你們告訴我：

今後不要再寫詩，
你們叫我寫一些抒情的歌詞，
說：歌詞要柔和，
不能像鐵一樣，
要讓那委婉的歌聲飄到天上。

內容要歌唱星星，歌唱月亮，

要像微風吹過草地一樣。

但是這忘記了，

人民的痛苦和幸福。

要是這樣那我還算個什麼詩人！

我愛你們，我深深愛你們，

愛你們那兩只

常年勞動的手，

而你們却要我脫離開，能使你們得到

真正自由和幸福的戰鬥！

我的父親哪，

我年老的母親！

你們兩位知道嗎？
在我的心裏面，
充滿了戰鬥的喜悅，
我要生活，要寫下去，
要在解放的隊伍里，
做一個堅強的戰士！

由於這首詩本身具有的藝術力量，加上讀詩的人又善于表達這種力量，因此在全場的到會者之中激起了巨大的反響。掌聲猶如暴風驟雨，經久不息。

卡爾馬什還在繼續講下去。紅旗報的總編輯菲德欽告今天也來出席大會，他將安娜的衣角一拉，兩人走到會場外面的走廊上，然後菲德欽告講一件事情給安娜聽，就是今天早上十點鐘，有人拿了一封信，朝菲德欽告家的信箱中一扔，就不見了。現在，菲德欽告要求安娜看一看這一封信。

安娜沒好氣地說：“奇怪！為什麼人家寫給你的信一定要我看呢？”

“不，我請求你，無論如何要看看一看。”

“好吧。”安娜接過那封信，只見裡面寫着：“……我們很高興地讀到了紅旗報上攻擊卡爾馬什的文章。您把他罵了，罵的非常痛快。我們也感到痛快。……您用文章打擊了他，我們還要給他更重的打擊……更重的打擊。”信後的署名是“您的讀者們”。

“安娜，”菲德欽告痛苦地說，“上次我們是爭吵了幾句。我想你也了解，工作太緊張，這也難免。”他們向樓梯口踱過